

## 第二章 梧棲真武宮的歷史研究

### 第一節 玄武信仰之由來

台中縣梧棲鎮真武宮主祀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或稱：真武大帝、北極大帝、北方黑帝、北極真武元天上帝、北極佑聖真君、上帝公、上帝爺、帝爺、北帝等等。此神之最初來歷及其形象如何，說來話長，也非本文主旨所在，在此僅能略微勾劃一個大概。

上古時期，我們祖先就將天上星宿按其出沒方位，歸類分等，到了漢初，已基本完成定型，即「二十八宿」之說。其說是：圍繞天上北極之星宿，可分為紫微、太微、天帝三星垣，從外面圍繞這三垣的許多星，都在三垣南面，分成二十八宿。二十八宿的位置，相當於太陽在天上經行的黃道帶與赤道帶兩側，彼此連接，繞天一圈。由於地球繞太陽運行和自轉的原因，這二十八宿不能在地球上同時看到，它們或出或沒，或升或降，於是古人將二十八宿分為四方，四方各有七宿，可成一形，各以一種動物作為標識，稱為「四象」：東方蒼龍、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玄武包括：斗、牛、女、虛、危、室、壁等七宿。

龍、虎、雀三種形象明確，獨獨「玄武」是什麼動物或飛禽，卻是個糾纏不清的問題。根據歷來文獻資料分析，我們大體上可以分成四個說法：

一、龜蛇說：《楚辭·遠遊》：「召玄武而奔屬。」明洪興祖補注：「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

二、烏龜說：《禮記·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孔穎達疏：「玄武，龜也。」

三、龜蛇交尾說：張衡思玄賦：「玄武宿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李善注：「龜與蛇交，曰玄武。」

四、龜蛇合體說：《後漢書》（王梁傳）：「玄武，水神之名。」李賢注：「玄武，北方之神，龜蛇合體。」

這四種說法大同小異，正因其差別不大；反而糾纏不清，朱熹倒是一針見血的予以剖析明白：「玄武即是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玄；龜有甲能捍衛，故曰武。其實只即為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水屬也，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為龜蛇蟠糾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為龜蛇二物。」（註一）

要之，玄武信仰起源頗早，戰國時之秦國已有崇祀二十八宿，南方之楚國也以玄武為天神。到了西漢，又與「五帝」信仰結合在一起，黑帝治北方，亦即北帝；

玄武在北方，北方屬水，水尚黑；玄武和黑帝顓頊（一說神名葉光紀），由此發生關係。等道教流行以後，玄武又與「三官」信仰結合在一起。三官即道教的三元大帝，即：上元一品九氣天官紫薇大帝、中元二品七氣地官清虛大帝、下元三品五氣水官洞陰大帝。三官中的水官演化成北方的水神，與玄武結合，又與黑帝結合，即有玄武之名，復享天帝地位，為最高主宰之一，從此五帝信仰只有這位北帝最為煊赫，其餘四帝便在民間信仰中逐漸黯淡下來。（註二）

也約在漢代，玄武逐漸被人神化時，出現了較具體的形象，漢代讖緯《河圖》記載：「北方黑帝，體為玄武，其人夾面兌頭，深目厚耳。」龜蛇反成其腳下所踩之物。嗣後愈加明顯，約到南宋，其形象才算確立，成了披髮跣足，金甲黑袍，腳踩龜蛇，手執寶劍，皂纛玄旗，統領丁甲的造型。從此一位獸形星辰之神的象，改變成一位修行得道的大仙。另一方面，北宋初年崇奉道教，民間信仰大量為道教吸收利用，玄武信仰興盛，也出現了有關玄武來源的新說，愈說愈奇，且佛道雜混（註三）。以後為避諱宋真宗「玄休」、「玄侃」之名字，也更名「真武」。

真武之名號也在宋代屢屢賜封，如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九八一年）封「翊聖將軍」。宋真宗受元符封泰山後，在大中祥符七年（一〇一四年）下詔加號「翊聖保德真君」。後以詔加真武，號曰：「真武靈應真君」。宋欽宗靖康元年（一一二六年）加號：「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到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加封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是為「玄天上帝」名號之由來。

元朝以來，玄武神跡愈傳愈多，而神格隨著歷代皇帝加封升高；到了明成祖時，因有開國與靖難陰助之功，明成祖特賜封號「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而且崇奉玄天上帝的武當道士，也在靖難之役立下大功；明成祖加意崇奉，將武當山更名為「太岳太和山」，重建廟宇道觀，歲時朔望遣官致祭，遂奠下明朝皇室崇信之基礎，上帝廟遍布國土。終明之世，歷經二百多年，奉祀不衰，玄天上帝成了明朝政權之輔國守護神；神格之高，幾乎成為僅次於三清、玉皇的神祇了。



照片 2-1 真武宮主祀玄天上帝



照片 2-2 真武宮奉祀的虎爺

另外，民間以南斗星君乃源自玄武七宿之第一宿—斗宿。與俗稱「南斗註生，北斗註死」產生附會聯想，而成為幼兒的守護神。航海家、漁民素依玄武星宿推測氣象，有云「日逢室宿多風雨，箕斗相逢天欲雨，女斗微微雨沾身，一到虛危大風起，直到三更見月星，春行冬令不虛名」，故閩南民間信仰，又一變為海神。鄭氏既以海上稱雄，又身為明大將奉明正朔，故信奉玄天上帝其來有自。（註四）

玄天上帝不僅是明室輔國守護之神，閩南民間信仰上，更是航海守護神。明白玄天上帝在官方及民間信仰之地位後，始能解釋鄭成功在臺灣廣建真武廟之背景；當時鄭氏建造之真武廟計有：東安坊之大上帝廟、鎮北坊之小上帝廟、及洲仔尾網寮、下洲仔甲、廣儲東里、仁和里下灣、崇德里、大目降莊等處的真武廟。蓋從精神上言：玄天上帝為明朝官方最重要之祀典，祀奉之即有明朝正朔，賡續不替之意。從實質上言：玄天上帝即為閩南沿海百姓所奉祀之航海神，明鄭軍隊以水師為主，子弟多為閩南人，祀奉玄天上帝更可予這些子弟兵精神上莫大慰藉鼓舞。因此，清佔領臺灣後，官方大力提倡媽祖、關帝信仰，以漸取代玄天上帝信仰，並編造屠宰業之神話故事，以降低其神格，玄天上帝信仰終致衰落，停滯不前。其信仰圈恰與臺灣開發進程一樣，南部地區開發較早，歷史久，祠廟多；中部漸少，至北部則罕見其祠廟。到如今，信徒不僅不知道其來歷，更不知玄天上帝在明代曾有一段輝煌顯赫的歷史（註五）。

總之，玄武大帝信仰，起源於原始方位與星辰信仰，嗣後其形象、名稱、來歷、神階、神職、神能，在各朝各代屢有變異，神蹟傳說不斷地被創造，愈來愈豐富，彼既是古代神話中的靈獸，是星辰崇拜及方位信仰的神明，也是通俗小說的神祇，又是小兒的守護神，同時是卜卦算命，屠宰業的職業神，又廣為閩台乩童所崇奉，常降壇附身，伏魔驅邪，指點迷津，渡化世人，明清時代更成為閩台沿海的航海保護神；其諸多事蹟在戲曲、傳說、小說、笑話、傀儡戲、現代電影、電視劇等等不同文本載體中一直不斷被改寫、重組及層累添加，不僅是道教與民間俗信混染現象的典型事例，更是中國歷代眾多神明中最富幻想與創作的代表，而原始的龜蛇玄武信仰，改變弱化成為一種圖騰意味、一種裝飾圖案；從龜蛇玄武到人形玄武，漸喪失巫術功能，轉成文化功能。二千年信仰的演化，每次形象傳說的變化，都是一次神話力量的發揮，不過，也是原有意義的脫落與遺忘。其演化過程，符合人類學、歷史學理論中的「神話變形」、「帝王造神」、「歷史累積」、「傳說衍生」等等途徑兼而有之，多采多姿，千變萬奇。充份說明了「神」是人們創造出來的，神的概念



照片 2-3 跣足真武銅像  
（資料來源：雙大旅遊出版社，《中國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之旅叢書-武當山古建築群》，2002，頁 82）

是隨著人在歷史的變遷而形構的，只要人們願意，神是不會死的，每一代的人都會創造適合他們自己的神明意象、形象與神能（註六）。

## 第二節 真武宮之創建與時代背景

真武宮位於台中縣梧棲鎮西建路一〇四號，主祀玄天上帝，故名真武宮。該宮之創建年代，說法紛歧，或云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或說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或是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也有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之說，今可資考證之資料有三：

一、宮中有一梁籤，上書「民前六十三年歲次己酉，新建真武行宮，總理集順號正董事蔡大聘、虎班，副董事蔡金鈔、（金）輟暨外二人同建，民國四十二年仲秋月重修」（標點符號為個人所加）（如照片 2-4），解讀此內文，可以得知該宮創建年代為道光二十九己酉年，創建者為當時郊商集順號之蔡大聘、與蔡虎班、蔡金鈔、蔡金輟及其他不知名號二人，合計六人；時廟名為「真武行宮」，且已有正、副董事之分職組織。不過此籤文乃是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年）重修時所寫，上距道光二十九年創建已有一百零五年，不知是據原物仿製？或是後人追記？其可信度仍宜保留。

二、日治初期，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底所作寺廟調查，登記創建年代為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註七）

三、大正初期日人所作《寺廟台帳》之調查，「創立年月日」欄登記為道光二十六年。（註八）

歲月既久，後人追記，難免郭公夏五、牴牾互出、疑信相參，不過歸納起來，仍以道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九三年較具可信，其中因明治年間之記載，距古較近，可信度較高，個人偏向採信道光二十五年之說。台灣寺廟創建年代一向諸說紛



照片 2-4 梁籤



紘，其原因不外乎：歲遠難稽，若文獻無記載，且無文物可稽考，遂有信口開河者、膨風者，此其一。其二、廟宇之創建非短期可成，常有跨年度之工期，而且所謂創建年代，究竟指的是動工年代？竣工年代？抑或完醮年代？易起紛爭與困擾。何況台灣寺廟常有修建、擴增之舉，屆時究竟是完成何項廟宇建築物主體算是完工，仍大有爭議。總之，真武宮之創建年代諸說幸好均在道光年間，出入不大，查道光宣宗皇帝在位三十年，因此說真武宮創建年代在道光晚期、十九世紀中葉，允宜執中，應該不以爲過！然此一創建年代，單獨就一座廟宇來看，並無任何特殊的意義，就整個梧棲鎮老廟創建年代來看，就突顯反映梧棲鎮的開拓發展史的重大意義。

按前引明治三十年之寺廟調查紀錄，其中除朝元宮（創建年代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順安宮（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富美宮（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斗美宮（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浩天宮（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年）外，其他老廟都是道光年間創建，如：萬興宮（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達尊宮（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土地宮（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有應廟（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註九）換言之，梧棲鎮大多數可考的廟宇，均創建於道光年間，何以如是？

梧棲鎮位於台中縣西側沿海地帶，爲台灣西部海岸線的中點，土地面積狹小呈一長方形。其東臨沙鹿鎮，北接清水鎮，南界龍井鄉，西面則是台灣海峽。梧棲一帶土地早期是屬於平埔族沙轆社、水裡社之社域。從康熙末年起就陸續有漢人來到此地開墾。由於梧棲臨海，土地多爲潮汐灘地，加上有「九降風」之稱的東北季風，風速快烈挾帶鹽分，對農業發展不利，「靠海吃海」，形成早期居民以「討海」維生。僅有南簡、大庄、鴨母寮等聚落（約今南簡、福德、大庄、大村、興農、永寧、永安等七個里）居民以務農爲主。又因梧棲臨海有港口之便，開啓了對台灣沿海口岸與大陸福建對岸商船貿易行業，故也形成以商店街屋延伸而成的梧棲街區聚落。是可知影響梧棲之興衰，繫於港口的發展。

梧棲雖然在乾隆中期就有與福建貿易通航的行爲，當時港口位置大約是在今福德、大庄、大村等三里一帶，到乾隆末年，梧棲已發展出港街的規模。（註十）但這並不代表梧棲港屬於重要的港口。清代俚語「一府二鹿三艋舺」，剛好代表台灣南、中、北三個出入口脈，其中鹿港在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正式開港以後，即成爲台灣中部要津，舟車輻輳，郊商雲集，貿易發達，乾隆年間盛極一時，也象徵中部地區（尤其是彰化地區）的開發已完成，步入高峰，成爲台灣重要生產中心之一。同理，鹿港開放爲正式口岸，當然也帶動附近港口的繁榮。清代台灣西部港口之繁榮與否，先視其泊船環境，凡是泊船條件較佳的港口，在地區開拓之初始便作爲移民登陸入墾的門戶，繼之船隻往來，出現商貿。若該港位居要衝，可與島外及腹地聯絡，人口便會聚集，貿遷興盛，形成街肆。後來清廷基於海防安全之考慮，因應時勢，即在港口建置營汛稽查管理。港肆繼續發展之後，或作沿岸貿易港，或

開為正口，與大陸直接對渡，並設置行政機構管理。簡單地說，一個港口的發展模式與機能，是由登陸機能 → 商業機能 → 軍事機能 → 行政機能，逐步演變擴大而成，此時的小港成大港，機能一應俱全，規模日大，成為中心集散市場與軍政中心（註十一）。港口愈發達，地方財富日增，愈有能力興建寺廟以答報神恩。明乎此，自會理解何以乾隆年間梧棲眾多寺廟還未大量興建，因為此時的梧棲港仍然只是一個小港、轉運站，甚至可說是鹿港的外口、替代港，一切的光環榮耀集中在鹿港而不是梧棲港。我們可以引用二條資料以為說明，例如道光年間姚瑩《東槎紀略》曾論及台灣港口：（註十二）

台之門戶，南路為鹿耳門、北路為鹿港、為八里坌，此正口也。其私口則鳳有東港、打鼓港，嘉有笨港，彰有五條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梢、後龍、竹塹、大安，噶瑪蘭有烏石港，皆商船絡繹。

文中並未提及梧棲港，可見在清吏心中尚未位居要港。到清末唐贊袞《台陽見聞錄》記有：（註十三）

鹿港沿海一帶，港道分歧，南則王功、番挖、西港、麥寮、五條港、下湖等澳，北則草港、福安港、水裡港、梧棲、高密等澳，綿延百餘里，輕貨重碼，皆由鹿港配運。

可見直到清末，鹿港雖有衰退之象，但仍然是中部商業要津，中部地區對大陸內地的輸出入貨物，還是大多經由鹿港出入。清代鹿港位居南北之城鎮市場，甚至遠及大甲溪、北港溪一帶，與這地區的港口聯結緊密，組成一個港口系統，彼此依存互補。但是梧棲港則不然，其種種條件均不如鹿港。台灣早期方志之圖文並未有梧棲紀錄，直到道光年間出版的《彰化縣志》的山川圖才出現「五汊港」，同書〈封域志·山川篇〉記：「五汊港；海汊，在沙轆庄北。」同卷〈海道篇〉又記：「彰化港口，以鹿港為正口，然沙汕時常淤塞。……近日草港、大肚尾、五汊港等澳小船遇風亦嘗寄泊，惟配運大船則不能入耳。」（註十四）大船不能出入一語，已充分反映出梧棲港的港口條件，由於梧棲港位於大甲溪、大肚溪兩溪口之間，漂沙嚴重，再加上海口荒埔的大量拓墾，以及地殼板塊隆起上升的原因，時為良港，時為砂壅，港道深淺變化極大，到咸豐年間，往來船隻轉到南方的塗葛堀（約今龍井鄉麗水村，位在大肚溪口）。在同治年間纂修的《台灣府輿圖纂要》〈彰化縣圖〉內註明：「五汊港即梧棲港，大潮深三、四尺，近年新開竹筏港，可泊米船三，四十號。」（註十五）黃海泉在〈梧棲沿革誌〉記：「當時塹堀西北始初之港地，為河流淘浪南遷，距街之對面約百步，曰竹筏頭。繼則南遷稱翻身港。后又遷向西南曰大港，由是出入必經斯港（即最欣盛之港）。經十餘年間曾幾次為波臣侵襲，舟遷移於南曰新港（安良港之對面）。後復遷舊港，繼又南遷塗葛堀之西，距梧棲一里許。然塗葛堀係偏僻鄉村，居民稀少，商肆寥寥，梧棲商人因設行棧於此，出入船舶但須來梧棲

報關。」(註十六)即是明証，也因此才會出現梧棲港有數次興衰更迭的變遷歷史。

總之，梧棲港對清代台灣本島而言，其地位不過是沿岸航運的中繼站，及海岸至近山地區的物產出入港，乃至移民的登陸口岸，因此梧棲雖然在乾隆末年已發展出港口街肆，但港口功能之發揮與市面之繁榮，則以道光時代為盛。明白此一時代背景，才能明白何以梧棲眾多老廟均是創建於道光年間，而不是乾隆年間；創建者率多是行郊的商人階級，而不是農、工的勞動階級。換言之，真武宮與其他諸多老廟之存在，見證了梧棲港口的發展史，也印證了梧棲第一次繁榮期－清代道光時代（十九世紀中葉），此為真武宮古蹟價值之一。

本節擬繼續探討者是真武宮創建的地點，即選址落地問題。前言梧棲早期僅有南簡、大庄、鴨母寮等舊聚落從事農耕。從事商貿者多以今中正里、中和里、文化里居民為之，而今頂寮、下寮、文化、安仁、草湳等居居民則以近海漁撈及養殖為主。

頂、下寮是梧棲街的發源地，先是有移民在此一帶之海岸砂丘居住、捕魚、曬網、故有網罟寮、頂魚寮、下魚寮之地名出現。繼而有紀姓擬在下寮建屋住居，為李姓所拒，乃隔下湳溝建屋居住，日久，形成李塭堀、紀塭堀兩住地。由於住民聚集日眾，家屋延伸形成頂橫街，續往南發展，拓建下街（今梧棲路），其主要範圍為頂、下寮、頂和、中正、中和等里，因此梧棲街區、南簡、大庄、鴨母寮成為梧棲港附近的主要聚落。(註十七)據說道光初年有福建來台的船戶曾培世，遇風急入港避難，意外發現頂寮之西北有一塭仔寮海口更適合船舶出入，發現此一新航道、新港路，嗣後大小船隻往來更多，遂有商戶築寮設棧，市況殷賑。(註十八)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受漂沙南移舊有航道淤淺，商棧隨之南遷，商店街舖日增，商民有來自清水、沙轆、鹿寮、加投，甚至大甲溪以北、大肚溪以南者，梧棲港成為清水海岸平原地區出入之要津。

真武宮座北朝南，正符合當年梧棲街廓的發展方向。其前空地為昔日的「車埕」，正是港口搬運、進出貨物的交通工具－牛車停放的所在，同時我們也可想像此地是貨物進出的集散地，昔年應該會有許多貯存貨物的倉庫－行棧及郊行的辦公室，甚至廟門口、三川殿也應該是碼頭搬運工的休憩連絡所在。當時的盛況，據前引黃海泉〈梧棲沿革誌〉所載（註十九）

在廟乃真武宮、蘇王廟、朝元宮、地藏廟歷史最久。本鎮極盛時乃遜清道光戊申（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年）起，至辛巳年（按指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共計興盛三十四年）大小行棧有五黃十八蔡之多，其他雜姓共四十六店，楊姓富冠一方。有泉郊、廈郊二郊；廈郊則與鷺江（按即廈門）、漳邑通商，泉郊則與泉邑、汕頭等處往來，商旅日約千計，民戶八十餘，業商者達三分之一，住民大半賴斯港以維生，港灣桅檣如林、貨積如山，竹筏四十餘隻、陸運之牛車四十餘輛、溪船十餘隻、

鞍邊船十餘隻，船舶往來每年均超過六百餘次。

海泉老人追憶幼時情景，不免會有失真誇大之誤，但應離事實不遠，那種人來人往、喧鬧浮華、帆檣如林，貨積如山的印象，想必深深刻印在幼小的腦海中。總之，真武宮所在即昔年熱鬧的碼頭區，黃海泉在〈梧棲沿革誌〉一文又回憶道：「海岸一帶多拓稻田、漁塭，海潮漸離漸遠，昔日最滿潮時，可至上帝公廟前，可謂滄桑轉變，大異舊觀。」即是明證。廟宇選擇建在此地即是因此，何況真武大帝又是保佑航海平安的海上神，基於以上原因，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時的真武宮或朝元宮，必有其一，即是梧棲水郊的會所，可惜並未留有直接史料可以佐證。

本節第三項要探討之問題為真武宮創建之因由與創建人。

真武宮創建因由，坊間說法及廟方所提供資料，大體持如下之說：梧棲真武宮主祀神明為玄天上帝，創建於清道光二十九年（台中縣寺廟台帳則記載為道光二十六年），是移民自大陸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南門外二十一都蓮塘鄉（現今福建省泉州市轄石獅市蚶江鎮蓮塘村）的蔡姓族人，由大陸原鄉的玄天上帝廟分靈來台奉祀。蔡姓族人為感念原鄉守護神玄天上帝護衛移民平安渡台，且威靈顯赫庇佑族人在此地拓墾有成，安居樂業，在創建之初，即刻意仿照原鄉的玄天上帝祖廟之格局與樣式來興建真武宮。（註二十）此說恐有未洽，大正年間的《寺廟台帳》對於創廟緣起清楚的記載：真武宮主神乃玄天上帝，是從武當山祖廟分香而來，緣於當初創立者有一回赴武當山進香迎回。又記載廟的創立者為道光二十六年水郊「蔡金权」者因祈求航海平安，商業繁昌募捐五千元建築。其中的「蔡金权」名字因用毛筆字潦草寫下，某些人士誤讀，將「权」看成「杯」字，甚至粗心將「金」字讀成「水」字，遂出現「蔡水杯」一姓名，以訛傳訛至今，亟待修正，以免誤導下去。

可見真武宮主神玄天上帝是從原鄉泉州晉江蓮塘縣上帝廟分靈而來的說法是有疑義的，事實上是直接從湖北武當山祖廟分香而來的。按武當山，古稱礐上山、太和山、大岳山、又名仙寶山，乃道教名山重鎮，七十二福地之一，在湖北省均縣境內。北通秦嶺，南接巴山，方圓四百公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澗、十一洞、三潭、九泉、十池、九井、十石、九台等風景名勝。主峰為天柱峰，海拔一六一二公尺，峰奇谷險，洞室幽邃。道書相傳真武再此修煉四十二年，以後功成升天，因此敬奉玄天真武大帝，並謂「非真武不足以當之」，故名武當山、武當派。事實上歷代道教名士，如周之尹喜、東漢陰長生、晉之謝允、唐呂洞賓、五代宋初之陳搏、宋寂然子、元張守清、明初張三丰都曾在此修煉棲隱。尤其是張三丰在此結廬修道時，創造了錦段與長拳兩套動功，發展成動靜陰陽結合的太極十三式。到了明弘治年間，武當山紫霄宮第八代宗師張守性更將之發展成武當太乙五行擒撲二十二式，因純用內功，故稱內家拳，為武當道士世代相傳，名揚宇內。據《大岳太和山志》記載，唐貞觀年間均州守姚簡首建五龍祠，為山中最早道觀。宋元多次增



建開拓，惜元末多燬於兵火。元成宗曾封此地為「武當福地」，明成祖時加封「大岳太和山」，並於永樂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詔令侍郎郭璉、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大興土木，役使三十多萬軍工民匠，耗時七年許，建成淨樂、迎恩、遇真、玉虛、紫霄、五龍、南岩、太和等八宮；元和、復真二觀、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廟、三十九橋、十二亭，以及七十公里的石道，計有三十三個大建築群、殿宇二萬多間，其中位在天柱峰金殿的真武神像，全係銅鑄，外鑲赤金，最為著名，一直是明清以來，中國最著名的道教勝地。（註二十一）明白此一層淵源，自會明白何以在樑籤上內文記載此廟名稱初為「真武行宮」，廟的形制格局又為官式的工字殿，蓋標榜是從武當山祖廟分香而來的。不僅如此，梧棲真武宮玄天上帝神像造型溫容淡泊、恩威並濟，一派文官打扮，不同於台灣其他諸廟神像造型，皆是披頭散髮、威嚴凶猛，一派武將打扮，也是一個佐證。

樑籤中記載當初創廟者有六人，卻只記下：蔡大聘、虎班、金鈔、金輟等四人，今據《寺廟台帳》記載又得蔡金權一人，尚有一人未知是誰？按黃海泉〈梧棲風土記〉提及：（註二十二）

咸豐己酉（按咸豐無己酉干支，為道光己酉二十九年之誤）建造地藏廟於海岸之處。考係當時海上溺死者多，葬埋於海灘岸，乃建此以鎮之。故廟後有埋骨一所，有存碑之可據。同年蔡牲倡建真武宮，奉祀玄天上帝。

此文因是用毛筆手寫，稍嫌潦草，又有塗註，「牲」字又像「姓」字，因此若筆者個人判讀是「牲」字無誤，果真是「蔡牲」其人，並非指真武宮是「蔡姓」族人倡建，至此，當初創建真武宮之六人均已查考得知，即：蔡大聘、虎班、金鈔、金輟、金權、牲等六人，其中前五人為郊商，蔡牲亦頗有可能是，則真武宮之創建確為蔡姓郊商六人倡建。創建因緣是因昔年赴武當山進香朝拜，加之神為航海守護神，祈求保佑航運平安，經商順利，大發利市，六人遂共同募捐五千元倡建。如是，放眼全台上上帝公廟，是直接從武當山分香而來的，殆寥寥無幾，則梧棲真武宮之古蹟價值又增一項矣！

### 第三節 真武宮之沿革與廟中文物稽考

#### 壹、清領時期

真武宮由蔡大聘、蔡金權等六名水郊郊商於道光二十五年創建，據說其形制係仿照原鄉上帝廟興建，建材也是取自福建的福杉、泉石，以當時船運的方便，此種說法其真實性不必過於懷疑，並且也引進原鄉的祭典活動。

早年在大陸原鄉二十一都，由境內村庄劃分為十八香，大村庄獨自為一香，小

村庄聯合爲一香，每年農曆七月由十八香輪流舉行盛大普渡法會，因爲十八年完成一輪，故稱爲「十八年普」。蓮塘蔡姓移民到梧棲，亦承襲延續此一傳統習俗，每十八年舉辦一次普渡法會，十八年普也成爲地方上重要且名聞遐邇的祭典法會，吸引遠近居民參與。然而，有些較清苦的家庭，爲了舉辦此一十八年才有一次的大拜拜，甚至不得不賣掉子女，以湊足費用，故「十八年普」也有稱爲「賣囡普」。（註二十三）

真武宮自清道光二十五年創建後，直迄乙未割台，近五十年間，未曾聽聞有修繕、改建、擴建之紀錄。其原因並非是香火寥落、信徒日減，無力修建，其主因固然可說建材實在，工法堅固（日治昭和十年的中部大地震，真武宮只是構材傾斜，並未有損毀，即是一最佳證明。）但真正原因應該是扼於地理環境。

今真武宮佔地約一百八十四坪，左側爲約二米的巷道，右側爲約六米的西建路，廟後預留約二米寬道路與鄰房相對，廟前約爲四十坪的廟埕小空地，整個建築基地狹小，所以一開始只能建築二進的工字殿形式，而不能建成三進的格局。此外爲避開沿海強烈的東北季風，整個建築高度偏低，較一般常見的傳統廟宇建築顯的低矮，形成一特別的風格與形式。也因此真武宮日後的歷次修建無法大肆增擴，只能往右側增建，不得不多保留原貌，成爲梧棲老街上少數仍保留傳統格局的古廟，此亦其古蹟價值之一。

真武宮變動不大，留下的清代文物，如山門的鋪面石條，左右二側的石壁裙堵、正殿的石砦，及諸多石柱的柱珠等皆是。另有一匾「威昭瀛嶼」，最稱珍貴。此匾上下落款爲「同治元年陸月，統帶淡勇防甲，進攻梧棲海埔厝等庄，二年十一月隨同丁觀察克復漳城，皆叨」、「神佑，同治三年三月吉日，信官王楨，鄭榮全叩謝」（標點符號爲個人所加），落款中的丁觀察即丁曰健，有傳：（註二十四）

丁曰健，字述安，安徽懷寧人，寄籍順天。以舉人揀發福建。咸豐四年，任淡水同知。時閩粵械鬥後，地方凋敝，曰健出而撫字，其姦滑者即以法繩之。即而小刀會黃位竄台灣，陷雞籠。曰健集紳民，籌戰守。以彰化林文察率鄉勇二百攻之，位敗走。調署嘉義縣，加知府銜。嗣以軍功賞道銜，歷署福建糧道及布政使。同治元年春，彰化戴潮春起事，全台俱擾。二年秋，詔命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視師台灣，而巡撫徐宗幹亦奏簡曰健為台灣兵備道，加按察使銜，會辦軍務。九月，至艋舺，募舊部，謀規復。紳士林占梅豫練鄉勇二千名，保衛地方，及是隨行。進兵牛罵頭，數戰皆捷，遂克彰城。文察亦自麥寮登岸，定嘉義，復斗六，駐兵阿罩霧。初，曰健以汀州軍務與文察有憾，至是同平臺灣。文察所部就地籌餉，又以辦理清莊，地方復擾。曰健止之，不聽。及福健上游告急，詔命文察內渡。文察未行，曰健劾之，略謂「內山揀東、貓霧等處，前經署陸提臣林文察入山搜捕。於正月破林巢後，安住家園五十餘日，頓兵不出，以致眾議沸騰，欲圖報復，餘匪藉此復肆攻撲。非先

事豫防，聯莊得力，竟有難解之憂。」詔命福建總督左宗棠查辦。曰健又致書宗棠，歷詆文察不法。已而文察赴閩，殉於漳州之役。弟文明以副將家居。越二年，賴、洪各姓訟其霸田。曰健委知縣凌定國至彰會審，即就大堂殺之。文察之母控之省，復顛之京。案懸不決，而曰健以病奏免。

另，王楨官銜時為「花翎補用同知候補知縣」，坊間及若干學人誤為他是當時的彰化知縣，亟待修正。鄭榮為「花翎都司銜候補水師守備」，字子開，亦是當時署淡水同知鄭元杰之弟。戴潮春之亂平定後，丁曰健上摺將攻剿出力之文武員弁紳團人等擇優保獎，清單中「鄭榮、王楨」等人「該員等率帶精勇佔紮要隘，力搗賊巢，斬獲甚多。且各該員前曾隨同規復彰化、生擒戴逆，或又攻克山海逆莊各處。今復戰功懋建，洵屬始終奮勉，尤為出力之員，應予併案獎敘。鄭榮擬請以遊擊留閩儘先補用，該員裹創力戰，勇敢有為，並請賞加勇號。王楨擬請以同知留閩遇缺即補，仍俟補缺後以知府補用，先換頂戴。」（註二十五）丁氏本人亦事後賞加二品頂戴，再賞加布政使銜。

「威昭瀛嶼」匾（如照片 2-5）與戴潮春之亂有關，頗有一番掌故可稽考。戴亂起於同治元年，前後歷時三年才得平定，與朱一貴、林爽文事件，是清代台灣有名的三大民變，其時大陸東南正逢太平天國動亂，烽火遍及十六省，從而使台地亦人心惶惶，也因此亂起時，清廷一時無法調大軍渡台征剿，加上此事件牽扯彰泉粵分類、漳嘉二邑豪族恩怨，遂一發不可收拾。北至大甲，南至嘉義，地方盜賊蜂起，直到日後官軍南、北、中三路進剿，始克蕩平。此一事件影響區域主要為當時的彰化、嘉義二縣（即今之台中縣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等），波及地區則有土庫街（今嘉義土庫）、塩水港（今台南縣塩水鎮）、鳳山縣岡山（今高雄縣岡山鎮）、淡水新莊街（即今台北縣新莊市）、大甲等地，則有零星的倡亂與攻防戰役。因為牽扯人物時地紛繁，當年林豪撰寫《東瀛紀事》時已有「且戴逆踞城久，黨羽甚眾，調兵十餘起，頭緒尤繁。況同一時也，而鹿港、塩水、嘉義分頭攻戰，吳帥、曾鎮、張守同時用兵。林鎮進軍之時，正林方伯拒戰之後。大甲被圍者四、嘉義圍攻者三。



照片 2-5 「威昭瀛嶼」匾

似難一氣貫穿，故必分類編次，始有條不紊也。」（註二十六）昔人已有「無此筆力」之嘆，況本文主旨非是研討戴案一事，以下僅就與此匾有關之人、事、時、地等等作一解讀，餘不贅。

匾中落款有「同治元年陸月統談淡勇防甲進攻梧棲海埔厝等莊」一語，須先作一史實解說：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淡水同知秋曰覲奉台灣道孔昭慈命，前往彰化剿辦會黨，兵敗於東大墩（今台中市）被殺，亂起。同日戴潮春率領會眾攻下彰化縣城，各官皆被拘。潮春分封起事諸人，以陳在為鎮港將軍佔領梧棲港，但該港因有通商之利，運輸之便，戴黨基於自身利益，所以梧棲港並未遭受太大太多的破壞。林豪記「梧棲海口為逆黨接濟洋煙鉛藥之所，而泉人何守為股首，潛通聲息，故城外泉莊皆遭殘毀。惟梧棲港、牛罵頭（今台中縣清水鎮）生理獲利數倍。」（註二十七），這情形如同官軍與鹿港紳民商戶全力守住鹿港的道理一樣，林豪記「時二十四莊以鹿港為生路，接濟鉛藥，而馬鳴山四莊賊黨阻截要害。」，林豪並發議論曰：「鹿港無城，大曾鎮坐守而無虞者，良以鹿港商艘所聚，抽其貨可以集餉，簽其民可以為兵，民苟有官可倚，則爭起而拒賊耳。」（註二十八），以此例彼，鹿港如此原因，梧棲港之獲保全原因也是如此。所以竹塹林占梅「以梧棲一隅尤為平賊要隘，於是多方購線，招該地郊戶楊至器（即楊璉，至器其字）從官拒賊。」到了同治二年二月遊擊陳捷元、勇首蔡宇，克復牛罵頭、梧棲等處，陳在敗走。林豪記：「二月初四日，蔡宇進攻梧棲街，偽鎮港將軍陳在屯街尾（今文化、安仁里一帶）拒戰，擊走之。初六日，在糾眾來爭，蔡宇、楊至器當先奮擊，紳士楊清珠（牛罵頭人）從間道夾攻，大破之。宇遂以降將林尚為鄉導，進屯三塊厝山腳莊（今龍井鄉三德村、山腳村）。」（註二十九）關於此役，吳德功《戴案紀略》亦記：「牛罵頭、梧棲街，諸賊不敢毀焚，以其通海可以接濟貨物也。六月（按，應是二月之誤）初一日，官軍進攻牛罵頭，紳士蔡懷斌（字時超，鰲頭人）應之，遂於是日克復。初四日，攻梧棲，郊戶楊玉器（按應是至器之誤）引官軍入街，偽鎮港將軍陳在擁兵拒戰，紳士楊清珠（字誨我）牽鄉兵夾擊之，陳在敗走，梧棲復。」（註三十）

是知梧棲港從同治元年三月被佔，至二年二月收復，前後淪陷近一年歲月，幸好因有通海貿易接濟之考慮，並未受到毀焚破壞，但其週遭村莊並無如此的幸運了，匾文落款之「進攻梧棲海埔厝等莊」即是紀實。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丁曰健到滬尾（今臺北縣淡水鎮）登岸，初十馳至艋舺，迅即調集舊部閩、粵精勇，並調各莊練丁，大兵雲集。且接見屬吏、紳士、耆民，詢查各路軍情，知悉：「所有彰、淡交界之水陸兩路，如梧棲港、岸裏社等處，則有候補道區天民所派之補用同知知縣王楨、都司銜儘先守備鄭榮……等軍分紮，迭次殺賊，力保淡水、大甲門戶。限於

經費，尚稽前進。」並上奏朝廷，分析局勢：「覆查台灣為七省門戶，安危大局攸關。現在用兵道路，彰化斗六為賊久據，自台郡嘉義北剿，匪莊林立，未免賊逸師勞。……惟現欲沿海以攻彰，自梧棲港以下、葭投莊（今龍井鄉茄投村）、水裏港（今龍井鄉麗水村）一帶均有悍匪膺聚。欲由山路以攻彰，自岸裏社以往，則犁頭店（今台中市南屯區）、四塊厝（今霧峰鄉四德村）等處，亦為各逆據巢。嘉、鹿各營，兵勇雖多，藉口積欠，竟有譁潰。……至駐紮彰、淡交界之張世英、王楨等兩營，防剿日久，撤去饑疲，留用精壯，其力亦單。」，因此決定的戰略術為：「自淡水、大甲南攻，地處險峻，可以居高臨下」，遂兵分數路，除添募兵勇前赴竹塹聽候排遣調用，派員弁咨會彰嘉各營由西螺、虎尾溪一帶而上，另派員弁督率精銳，協助在岸裏社張世英所部，直搗賊巢。其間飛飭台灣府陳懋烈移催參將關鎮國「率駕紅單炮船，駛赴梧棲港口，會同王楨所帶勇丁，合攻葭投莊等處，疎通鹿港後路。」他本人則「親督大隊，擬由牛罵頭直剿竹坑，收復大肚溪，先克彰城，次取斗六」。（註三十一）

果然依計行事，水陸並舉，果真，連日大捷，斷賊糧道，但仍有變數，非儘是一帆風順，其中大甲一役「上年曾招致戴萬生、林晟等逆，攻陷淡屬大甲土城。雖經前署淡水同知通判張世英，補用同知知縣王楨等趕緊克復。彼時該逆……因而不復再擾。然風謠時起，人心浮動。此時若另生事端，則大甲復失，紮近彰界之梧棲港、岸裏社水陸兩營官軍，後路俱斷，致臣援彰之日無期，計殊狡毒。」（註三十二）並隨派二軍趕赴大甲，一方暗中彈壓，一方準備策應。大甲人心即定，十月初八即拔營進紮彰化所屬之鰲頭（即牛罵頭），十月十四日「臣是日率主事周懋琦等至梧棲港一帶登高察看，熟揣形勢」，瞭解到「彰化城北，以大肚溪為險要，大肚溪以葭投莊為屏蔽。……該莊……其形如船，東有飯店、水師寮等莊，如船之舵。而水裏港則接濟葭投糧藥之處，且係由梧棲港以至鹿港之門道。……由水裏港迤西一帶福州厝等處數十匪莊，又葭投之藩籬也。欲攻葭投，必先撤其藩籬，絕其糧道，然後截斷其舵，庶易得手。」然後調兵遣將，進攻福州厝、海埔厝、水裏港等莊，展開一場慘烈血戰：（註三十三）

十五日黎明，派范義庭、……等乘潮未來之前，率帶閩粵各勇練丁共三千餘名，往攻水裏港。派王楨、都司銜守備陳捷元、鄭榮、義首楊至器等分攻田中央（今龍井鄉田中村）、海陂厝（即海埔厝，今龍井鄉龍津村部分）等處……自辰至午（即上午七時至下午一時，計血戰六小時），各莊踞匪抵死抗拒，官軍奮力猛攻，鎗砲齊施，賊勢不支。陳捷元破田中央賊莊，殲斃匪黨三十餘名……餘匪悉竄入海陂厝，併力死抗。王楨親放大砲，轟塌銃樓五座；鄭榮持刀手刃紅衣賊目一名，刺死踞銃樓悍賊多名。各匪退守竹圍，暗施鎗砲。正在相持，范義庭……等猛攻水裏港莊，踹平莊外賊營四座，並焚燒賊舟百餘隻，潮水適至，抽回勇丁，合攻海陂厝，立將該莊砍破竹圍，爭先突入，斃匪五十餘名……十六日夜半，派范義庭……攻水裏



港……王楨、鄭榮等軍分攻福州厝一帶。……臣亦親至陣前督戰，各賊莊首尾均自顧不暇。水裏港之賊因無援至，棄莊突圍，沿海而逃，無船可覓，官軍四面兜擒，逼入海中，淹斃無算，隨潮漂沒。時方午刻，風力愈猛，臣飭各軍趕運柴草，並調回范義庭等所部勇丁分頭助焚，煙燄騰天，喊聲震地。所有福州厝、蘊（即塭）仔底、塗爾窟（即塗葛堀）、羊厝莊、新莊仔、頭湖莊、南海埔仔、外海埔仔，有頭崙、八角亭，十餘賊莊，並無名小莊十餘所，同時燬為平地。匪眾焦頭爛額，死於灰燼瓦礫之場者，不計其數；其冲烟冒火而出者，經官軍陣斬百餘名，餘匪竄入葭投老巢。十七日，整隊徑攻葭投……官軍又獲勝仗……此臣進紮彰境督辦各軍，水陸同舉，痛剿賊巢三日，連獲大捷，焚燬各莊，斷賊糧道之情形也。……連日臣飭各軍攻破水裏港後。該處至鹿港道路已通，鎮臣（指曾玉明）軍營後患亦絕；葭投附近各莊周迴二十餘里一律剿燬，賊膽已寒。（下略）

由上引史料，可以知道因梧棲港之收復，官兵駐紮於此，成為前進指揮站，丁曰健並親自前來督戰，出動水陸兩軍員弁兵勇及紳民人等，三日之內連破田中央、海陂厝、水裏港、福州厝各莊，並將塭仔底等十餘莊及無名小莊十餘所同時平燬，復將葭投尾莊外戴營三座及八張犁、何厝莊戴營七座焚燬，戰況慘烈，官民犧牲無數，此即匾文中「進攻梧棲海埔厝等庄」諸語的背後慘烈史實。不過匾文中的年代日期，似乎與史實有所出入，攻毀海埔厝是在同治二年十月十五、十六、十七三日，則匾文「同治元年陸月統帶淡勇防甲」一句似應在此作一斷句，或許是指王楨、鄭榮兩人在同治元年六月起，便被候補道區天民遣派率領淡勇防甲，在攻克大甲後，續率軍駐守梧棲港算起吧！

茲再對下文「二年十一月隨同 丁觀察克復彰城」作一解讀：

自從官軍攻克水裏港、福州厝、海埔厝後，在北路的戴黨勢力日漸窮蹙，「隨於二十一日派補用同知候補知縣王楨、都司儘先守備鄭榮率同縣丞張國楷等，帶勇五百名，進紮海陂厝」，而戴黨因水裏港被攻破，截斷海道接濟，也是於二十五日傾巢而出，全力反攻，結果還是不敵，被鄭榮等人各率所部包抄兜剿，斃斃三百餘人，餘黨退回葭投老巢，官軍乘勝追擊，直抵葭投莊外。從二十六日起，展開猛攻，槍砲齊施，直到三十日黎明，竹塹林占梅所派各勇，進攻葭投東南，「砲聲甫發，鄭榮等揮軍由北搶入葭投」，眾軍齊攻，於是日巳時（上午九時至十一時），立將葭投克復，焚燬老巢七座，殺戴黨頭目小卒近四百人，「被脅難民千餘人，押令歸莊，各安本業。」大肚溪以南被脅各莊，望風歸順，而且自彰化鰲頭地方，以至大肚溪以北各莊四十餘里一律肅清。

葭投攻克後，下一步進軍彰化城。十一月初二日「知縣王楨，守備鄭榮等帶勇五百名，從大肚溪下渡而東，與范義庭等軍會合剿擊」大軍會剿之下，「臣曾玉明督同曾雲峰等首先從西門而入，臣丁曰健同時督軍從北門而入，城內匪徒狂奔東門

而逸，」遂於翌日十一月初三日克復彰化縣城，丁曰健迅即將佳音馳奏朝廷，並請獎敘出力之人員，其中有「補用同知藍翎福建候補知縣王楨，擬請免補知縣本班，以同知補用，並賞換花翎」，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著照所議辦理，其中「知縣王楨，著免補本班，以同知補用，並賞換花翎」（註三十四）按，清代職官服飾，翎子分花翎、藍翎、染藍翎三種，以花翎最貴。花翎即孔雀翎，又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分，以三眼為貴。雙眼、三眼翎就是拿兩個、三個孔雀尾羽後梢的彩色翎斑垂直重疊連接而成。藍翎是用鵝羽製成，藍色無翎斑，故名藍翎。染藍翎是用靛藍染天鵝毛而成。花翎原有例戴、賜戴之分，例戴多為宗室親郡王及中央大臣，賜戴則有大功始蒙賜戴，傳為恩榮。至清末因財政枯竭，捐輸七千兩銀子便可賜戴，造成捐翎之風，戴花翎遂由榮譽象徵變成商品交易了。（註三十五）

彰化縣城既下，戴黨大勢已去，剩下的只是肅清善後之尾聲。為省篇幅，餘情不述，茲僅將與王、鄭兩人有關者摘敘於后：丁曰健克復彰化、斗六城堡，嗣又擒首腦戴萬生，明正典刑，部下林懋晟、陳啞狗弄等人，以次剷除。惟洪欉一犯，生性狡悍，族類尤多，且所居之地北勢湍莊（今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接壤番界，既為逋逃淵藪，又可作竄匿入番之路，聚黨甚眾，疊抗官軍。洪氏於十一月十九日「乘我軍戰勝收軍，復率大股悍賊來撲我營，經守備鄭榮率隊出擊，腿受銃傷，猶能帶傷奮擊；而同知王楨……等，亦各率勇出援，合力擊退，斃匪多名。」後洪欉傳聞被官軍炮轟震斃，其兄洪璠自立為首，抗拒如前，守禦益密，丁氏再率大軍數路進攻，「又令鄭榮、王楨……等各帶精勇，專攻牛峙崎賊隘……而牛峙崎下一帶賊營銃櫃，經鄭榮裹創力戰，同王楨等一律攻燬。……又據鄭榮巡獲洪璠遣赴舊社、石頭埔、番仔田等莊糾匪豎旗，以及招黨圍攻縣城之匪黨吳首等三名，先後解營，乃由該縣訊明正法。……一面催令鄭榮等迅攻牛峙崎頂賊隘，即於十二月二十日亦經鄭榮等攻拔，……而鄭榮、王楨……等已由牛峙崎率帶勇丁，首先斬關躍濠而入。（下略）」（註三十六）此次戰役經過，吳德功所記與之互有詳略：「冬月，丁道率知縣王楨、遊擊鄭榮，並林文明鄉勇往攻北勢湍……鄭榮以林錫爵為鄉導，掘地道丈許，紆迴近繞其宅，軍士伏行其間，人不能見，相其要害，安大砲攻之。厝牆傾塌，始不能支。」（註三十七）於是各軍奮勇猛進截殺，餘黨皆逃往深林密菁之中，莫可窮追。但為徹底肅清餘匪，乘勝剿捕，「當經派令鄭榮、王楨……等，率勇赴萬斗六舊社、石頭埔、番仔田等莊共二十八處，會集各該處紳團，先後燬巢，搜獲股逆洪贛古……等三十一名，解營訊明斬決。」十二月二十七日丁曰健上摺奏捷，並擇優保獎。維時丁氏仍嚴督各軍，分路淨殲餘黨。「即據同知王楨……守備鄭榮……等率同貢生吳聯輝……各帶勇團，分赴水沙連、溪州、北投、火盆山及深入龜仔頭逼近番界之旱園一帶，燬巢搜獲著名股首莊明德……等多名，先後解營……當即分別正法。第查洪族之中……而臨陣拒敵，兇悍異常，則以在逃之偽元帥洪花夫婦為最……隨飭王楨、鄭榮等率勇約會紳團馳往圍拏。……並據王楨、鄭榮稟報，

洪花潛匿在坪林山頂竹圍之內，經該員等會合在籍都司林廷棟……等疊次圍捕，該逆竟率死黨抗拒。迨經我軍施放火箭焚燒逆屋，該逆奔出，被我軍用鎗刺斃，割取首級。其妻李氏逃赴萬斗六山後，併經我軍追獲，亦因身受銃傷甚重，梟取首級。（下略）」（註三十八）嗣後，丁氏續又分兵搜拏逸匪，歷時五月之久，「其餘星散逃逆，亦已力盡勢窮，無復黨與，四處逃匿，並無定向。以目前情形而論，未便屯兵待捕，糜費餉需。」到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諭，同意辦理，從優議敘，王、鄭兩人之獎勵已見上文，茲不贅。至此，歷時三年之戴潮春亂事可以說完全結束告一段落。

末了順帶一筆。竊佔梧棲港的鎮港將軍陳在的最後下場，吳德功說他「陳在之反覆偷生」，林豪記他「偽鎮港將軍陳在等屢攻大甲，諸人至今尚存，家巨富。」（註三十九），漏網池魚，居然悠游歲月，其行徑終不足掛人齒頰。何況林豪又批評「又如貴介掛名勳籍，學習應酬，得巴圖魯名號；賞卹例貢，安坐家中，而得保訓導者五六人。」（註四十）有這樣的官紳坐擁勳貴，當然就會有如此的民人反覆夤緣。此次亂事，無辜百姓街莊焚毀、蕩析離居，死者山積，甚至直到同治六年林豪撰寫《東瀛紀事》戴案始末時仍喟嘆道「中間薄游郡垣，往復者再，所過之城郭、川原，昔日被兵之處，舊壘遺墟，蕭條在目，慨然者久之。輒與其賢士大夫、田間野老縱談當日兵燹流離之故，因即見聞所可及者，隨筆劄記。近又博採旁搜，實事求是，得戴逆所以倡亂者，原委犁然矣！」（註四十一）短短數語道盡了此役之慘烈與慘痛，哀哉！

匾文落款最後是「同治三年三月吉旦信官王楨、鄭榮叩謝」，可見此匾是在會攻北勢湍之前敬立的，亦有兼求神明繼續保佑攻伐順利，殲此匪寇，凱旋歸來之心意。類似的匾額在台中縣、苗栗縣共有七方之多，除了梧棲真武宮的「威昭瀛嶼」匾外，尚有大庄浩天宮的「德保生民」匾、萬興宮的「護國佑民」匾、大甲鎮瀾宮的「慈茆兵戎」、「德保生民」二匾、清水紫雲巖的「慈茆兵戎」匾，與通宵鎮慈雲寺的「慈茆兵戎」匾。七方匾額題詞不盡相同，上下落款則完全一樣（註四十二），可知王、鄭兩人同為戰友，出生入死，並肩作戰，所以乃一致行動參拜神明，一則祈求庇祐生民，再則祈求剿撫順利，其所敬拜的神明計有：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真武大帝、蘇府王爺等四尊，立匾地區正與當年他們兩人率勇駐守，攻伐剿滅戴黨的地方完全符合，不僅印証文獻史料，補其不足，更說明了戴亂戰役的慘酷與慘烈。而真武宮的題詞獨不同其他匾，極有可能是在進攻福州厝、海埔厝等十數庄的前夕，時官軍駐紮梧棲，兩人不敢確保這場大戰的生死成敗，誠心入廟禱告具有戰神神能的真武大帝，之後三日大戰，果真殺賊無算，焚燬各莊，大獲全勝，故獻詞「威昭瀛嶼」而不是「慈茆兵戎」或「護國佑民」、「德保生民」了。尤其值得進一步析論者：七方匾額，梧棲地區獨占其三，幾近半數，不僅突顯梧棲港在昔年戴案亂事中的重要地位，另一面也反映了真武宮、浩天宮、萬興宮諸廟宇神明的威靈赫昭，

神蹟久著人心。而就王、鄭兩人如此叩拜行為而論，不可只視之為迷信舉動，彼兩人內心深處的無助與惶恐、害怕，可說是完全顯露出來，戰爭兵燹之可怕，百姓人民流離之動蕩，社會經濟之蕭條，都在這些匾額落款紀錄下來。一方匾額文字的背後居然有這麼一段慘烈的往事，不禁令人感慨無已！

不但如此，真武宮在大正初年的《寺廟台帳》調查中的「靈顯、信仰及祭儀變遷」一欄中也記載著：距今約五十一年前戴萬生之亂起，官兵討伐，因為有人獲救，入廟祈求，容易擊退（亂賊），現廟內所立「威昭瀛嶼」匾額，即是祝頌此事。前往參詣者多演劇酬神，一年達百回以上，近來則衰退。是知當年拜神祈求，大敗戴黨之事，享譽遐邇，香火大盛，參拜者眾多，而演戲酬神，一年高達百回，平均每三日即演戲一齣，可見其盛況與神蹟昭著，撼動著人心。

不過香火雖然如此鼎盛，但本宮似乎並未因此有所擴建增改之舉，前引明治三十年之寺廟調查紀錄，記真武宮建物佔地 101 坪，擁地 184 坪，與日治時期、光復以來此較，變化不大，可見扼於建地面積，擴增不易，除非另找他地遷建一途了！

## 貳、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真武宮曾一度為「台中州水產會社牡蠣殼販賣梧棲斡旋所」借用辦公，但是香火大體仍能維持。

按，割台前後，梧棲港早因港口條件欠佳，船隻移往塗葛堀停靠。塗葛堀亦早在乾隆末年出現港口聚落，在咸豐年間漸次興起，成為大肚山以東的西屯、北屯、南屯、大雅、潭子等聚落中心，和沙鹿以南沿山坡至龍井各村落的貨物集散地，故有不少行郊的行號及行棧設在此地。但因此港主要供船舶停靠、起卸貨物，市況仍不如梧棲，亦即梧棲商賈舖戶仍盛，並不影響繁榮。等到割台之後，日人實施關稅法、外國旅券規則等等，貿易出入更限制於原先的淡水、基隆、安平、打狗四個通商條約港，台灣各港與大陸華南沿海地區各港貿易航運必須先到四個港口報關驗稅，再回到本港起卸貨物，造成相當不便。故在明治二十九年（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大肚堡三郊船商所長張錦上、中堡梧棲港街郊商金萬順、下堡塗角（葛）堀港街郊商金協順、下堡汴仔頭街郊商金和興、下堡總理陳世光、總理趙璧，聯合郊下其他商號百餘家，向台中縣知事村上義雄請求開港，就地開關驗稅之希望。日本總督府因應各港商民之共同需求，乃作一修正，在明治三十二年（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依府令第八十七號第一條規定，指定：舊港、後壠、塗葛堀（梧棲）、鹿港、北港溪（下湖口）、東石港、東港、媽宮為從來開港以外之港口，暫限定中國型船隻進出，並自明治三十二年八月四日起施行。即梧棲、塗葛堀兩口開放列為特別輸出入港，時（明治二十九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在塗葛堀街設「淡水關稅梧棲出張所」，三十五年改稱「淡水關稅塗葛堀支署梧棲

派出所，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年），更名為總督府稅關支署。梧棲雖指定為特別輸出入港，但因港口條件不佳，加上日府全力建設基隆、高雄二港，內（日本）台貿易擴增，梧棲對大陸貿易量相對日減，直到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撤銷特別輸出入港。（註四十三）

梧棲行郊以船運、貿易致富，成為一方之資產家，其中又以楊、蔡、黃三姓為鉅，他們或主動熱心或被動推舉，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其中以宗教事務最具代表，今所確知如朝元宮、真武宮等即是由梧棲之泉郊、水郊蔡姓人士所創建。割台之後，梧棲商況雖曾一度稍衰，但在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以前均為出超，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三二年（明治三十九年至昭和七年）間除了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兩年之外，全為入超。但若以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四十年間的船舶數來衡量港口地位重要性，梧棲港佔全台總數的六·一九百分比，次於鹿港、媽宮，居特別輸出入諸港的第三位，仍佔有一定份量。人口數從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三千餘人，不斷緩慢增長，自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街庄改制，併入大庄、南簡、鴨母寮，總人口數超過一萬多人，此所以為日後新高建港與新高市計劃建設（計畫將大甲、清水、梧棲、沙鹿、龍井五鄉鎮合併為新高市）的契機。更何況塗葛堀因兩次颱風，大水沖毀港岸，反之，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梧棲海岸西南出現新泊地可停靠，經整理港路並特別減低入港關稅，於是帆船復振，商業復趨活躍。（註四十四）總的說來，梧棲在日治時期仍然可以維持一定的商況，因此從清代的郊商直到日治時期的商賈，仍然有財力可以維持真武宮的香火，尤其是一群基本的善信－蔡姓族人。前言梧棲蓮塘蔡姓每隔十八年的農曆七月十三日，都會舉行一次普渡大拜拜活動，都在真武宮外廟埕陳列供桌祭品，連沙鹿西勢寮、公館蔡姓都來贊助，此慣習直到今日亦未曾有多大改變，即是明證。日治時期行郊之參與宗教祭典活動，於此可再舉一例以為說明，黃海泉〈梧棲風土記〉記梧棲行郊舉辦七月普渡活動，文載：（註四十五）

至七月十五中元節地官大帝誕辰，赦罪幽冥，張設盂蘭盆會，超度（孤）鬼魂。昔日請道士誦經，有糊紙觀音山、三界亭、山神、土地等，邇來請佛教即廢止。由七月初一日起，謂開鬼門關，每戶外皆懸燈豎小燈篙，廟前即豎大燈篙三座，以普照陰光，晨夕焚香，連續一個月，今亦已廢止。廿三日放小燈，爐主各行郊備有水燈排，約十餘架，打馬火千灼至海岸，邀請陰光。是年為金中和爐主，兼製一架水燈排，高兩丈餘，懸燈三十多灼，最為特色。廿四日普施之日，分金頂和、金中和、金合興爐主屬大公（至朝元宮也）各廟各部落有公普、私普。行郊俱有經壇，係上下車埕，更加出色。壇內佈置陸燈，雜放古董、滿漢宴桌，造肉山米籃飯粿粽什物，如楊家有佃人贊普，米籃飯，排疊如山，滿街滿巷。廟口演大小戲，約十四、五臺，鬧契（氣？）勝過他地方。昔日普度時日不同，故祭品送來送去，有感麻煩，今各地統一祭典，祭品之相送，由此而廢，甚覺理想。廿九日普，地藏廟屬小普，行



事略同，回牽狀甚多，俗例為產婦死亡者引出血池。普渡後以傀儡戲跳鍾馗以祭煞，如人戲用人裝扮(扮?)，甚覺兇猛，時人不敢立足觀看，今俱已廢。地藏廟內昔日乞丐常住，席草滿地，右室置枯骨數具，草木拱拱，有見錦蛇出入，香煙稀少，故中元或生辰演戲，日間演後，夜戲轉在媽祖廟，今則不同，近處住有人家香煙亦盛，至八月初一日關鬼門，而後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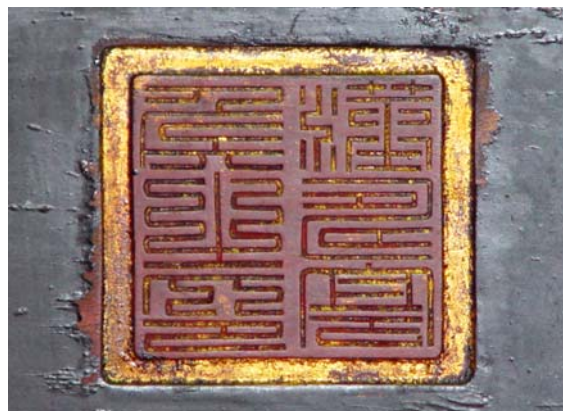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的真武宮尚存有一「慈世文琴」古匾，(如照片 2-6)對古匾須作一鈎稽玄，才會知道在日治初期，真武宮為鄉人遺忘的一段往事。

該扁無上下落款，幾乎無法得知該匾來歷。古匾中央上方有一篆體官章，經請教台北市點石齋治印專家張渭隆先生辨讀，知為「漢壽亭侯之印」六字(如照片 2-7)，此印章為明代官印風格，印邊框厚、印形為方，刻工精良，印文簡潔勻稱、線條流利，頗似「九疊文」(即印文每字橫向共九劃)，必出自名家之手。如是，此古匾捐者何人？立匾何時？何事敬獻？而「慈世文琴」一語出自何典？作何解釋？經查《中文大辭典》、《漢語大辭典》等等均無該條目，更增此古匾之神秘色彩。幸黃海泉〈梧棲風土記〉有提及道，可供探幽發微，考鏡源流：「真武宮昔日有唐山關帝靈神蒞宮降乩(用桃枝指示)，為人解煙癖。當時曾紅毛先生，亦被解去，靈驗頗著，有『慈世文琴』一匾，以闡揚謝意，尚有存蹟。」(註四十六)是可知此匾為曾紅毛先生所敬獻，而此事則有關日治初期台灣降筆會與戒煙運動。

清代台灣民間吸食鴉片煙之風俗甚盛，尤其是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台灣開港之後，鴉片以洋菸之名大量進口，吸食者更多。據統計，在割台前後，鴉片癮者人數約有十七萬餘，佔全台總人數兩百六十萬之百分之六點五四。(註四十七)因此日人據台之初，曾對台灣民間之鴉片問題，應如何處理，有廣泛之討論，先是採嚴禁政策，頒發嚴禁告諭及刑罰令，吸食者處死刑。繼採漸禁方案，規定一切鴉片由日府發賣，限經日府指定之醫師診斷有癮者給予執照，特准其購買及吸食，自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四月一日起先從台北市街施行，至十二月一日始施行全台。(註四十八)但約在同時期(明治三十一與三十四年)，全台卻揭起興盛一時的降



照片 2-6 「慈世文琴」匾



照片 2-7 漢壽亭侯之印章

會戒煙運動。

降筆會原是鸞堂，鸞堂或稱乩堂、鸞生堂、善堂、感化堂、仙壇、仙堂、勸善堂、飛鸞降筆會不等，日人則公私習慣稱降筆會。扶鸞又名扶乩，是中國古老的一種占法，據林文龍考據，清初康熙年間，台灣已有此種活動，道咸年間也有鸞務，時有文人恭奉神明，設置沙盤，桃枝木筆，請神降乩指示。（註四十九）台灣鸞堂當初只宣講勸善，或扶鸞降筆藥方以治療病人。台灣鸞堂之創設以澎湖為最早，係由閩傳入澎湖，再傳入台灣本島宜蘭，台灣才漸有鸞堂之設。到光緒末期，復從廣東陸農傳入扶鸞祈禱戒煙之方法後，全台除台東外，到處盛行創設鸞堂，扶鸞祈禱降筆投藥方戒洋煙、治病、卜事、及宣講勸善等，但也因此引起了日方之注意，一方面降筆戒煙運動，違反日本鴉片政策及廣大收入，再則又疑忌鸞堂為一種祕密結社，恐與抗日活動有勾結，復又擔心奸雄之徒會利用迷信的信徒騷擾起事。故展開嚴密偵查監視與取締，繼則招集各管內街庄長、保甲局長、保正、甲長及地方重要頭人等開會勸導，或逕向堂主、信徒曉諭威嚇，到明治三十四年底（一九〇一年）全台鸞堂幾乎被強迫關閉或解散。

而台中縣一些鸞堂也被懷疑與抗日活動有關，例如明治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台北縣警察部長西美波召集縣下各辦務署第二課長會議，訓示對鸞堂應注意事項，其中第二項即明確提及：據說台中縣內極具隆盛，且漸次南進，信徒激增，而且往往有鼓吹排日主義者。徵之台灣歷史，奸雄之徒利用迷信者騷擾起事不乏其例，不趁嫩芽割除終須用斧，希先用左列方法嚴密加以周全之注意：

- 1、利用了解事理之地方有力者（基督教徒及青年知識分子等），列舉事實教訓愚民。
- 2、鸞主、鸞生應列為第二種須要監視人，不斷偵察其行動。
- 3、對鸞堂之說教及神筆，應暗中不斷採取極秘密的方法偵探。
- 4、對民心之反映應加以最高度的注意。
- 5、關於降筆會之狀況及鸞生、鸞主之行動，暫時應每周報告一次。

並於七月六日，以高秘第 815 號函，通飭各辦務署長及支署長遵辦。甚至鸞堂降筆會之戒煙運動傳入台中縣後，台中縣知事一方面在七月二十日頒發告諭，略謂：飲用所謂神水戒煙，純屬迷信，忽然禁煙將導致身體衰弱，甚或隕命，呼籲大家不應為迷信異說所誤。另一方面彰化辦務署以捏造謠言罪名，逮捕在武東堡內灣庄開設鸞堂之彰化西門街人書房教師黃拱振，而依刑法第 427 條第 11 項予以處分。台中辦務署也逮捕貓霧堡霧峰庄林文南、揀東下堡麻滋埔庄劉炎、江坤等三人，依照同法條處予拘留三日，以資儆戒。（註五十一）

據此區可推知清末日治初期，真武宮應設有鸞堂，奉祀唐山傳來的關恩主，也

從事扶乩降筆指示戒煙藥方之活動，甚至不排除與抗日活動也有關連，可惜其組織、堂規、經費、人物、鸞書均不得其詳。在此時代背景下，曾紅毛雖能戒煙成功，立匾感恩，當然不方便落款具名暴露身份，一方面吸食鴉片者雖眾，但終究是不名譽事，見不得光，再者日方懷疑鸞堂活動與抗日活動有關，時真武宮所設鸞堂其奉祀之神像又是從大陸（唐山）傳來，題名落款，豈不自尋伊戚，自找麻煩；在此情形下，遂出現了一方不落款的匾額。此匾之獻立時代應在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左右，蓋此時氛圍最為肅殺緊張。若然，此匾廟方應好好保存，一方面此匾存在，見證了當年真武宮曾設有鸞堂之事實，二方面反映了日治初期降筆戒煙之活動，三者不落款具名也說明了當年日府迫害宗教活動之肅殺氛圍，四者說不定真武宮真的與昔年抗日活動有關，五者，此匾之印章印文經治印專家張渭隆先生鑑定出自名家之手，篆刻均極精鍊，深具藝術之美。凡此種種，皆顯示此古匾同時有歷史與藝術價值，不可因其年代不久遠，且具名不詳而輕忽之。

大正初年所修之《寺廟台帳》，雖記載疏略，到底為真武宮留下一些紀錄，茲摘述整理如后：

明治末大正初年真武宮之管理人原為蔡秋波，往生後由林嘉與續任，但「手續未了」（不知是指未辦理移轉登記？還是交接未清？）。林嘉與祖籍福建省安溪縣龍門鄉人，生於清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年），號六一郎，書香傳家，為梧棲望族。父林舜臣，弱冠與弟江濱一同渡台拓墾，擁地成大地主，道光初年入居梧棲，設帳授徒，後經營林美利號成鉅富。母陳李氏生子四：四美、嘉燠、嘉惠，嘉與為其四子，自幼聰穎，品學俱佳。日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年）被任為第一區庄長，深獲日人肯定，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再任區街長，兼學務委員，賜佩紳章，平日熱心公益，造福鄉里，建樹頗多，經商理政，皆有成就，於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以連續十五年勤奮服務精神，拜授「木杯」地方最高榮譽獎，為梧棲鎮有名士紳賢達，今廟中猶懸有一面「大正癸亥年（一九二三年）仲冬穀旦」、「梧棲街長林嘉與敬立」之「北極樞機」匾（如照片 2-8）。（註五十二）另，其時顧廟人為蔡



照片 2-8「北極樞機」匾

配，與其家人住在右廂房內。

所在地地址是梧棲街梧棲字梧棲六百十六番地，境內擁地一百五十六坪九合六勺九厘，建物面積七十坪七合三勺，其中包括本堂（二十五・三坪）、迴廊（二坪）、門亭（十四・四坪）、拜亭（四・四四坪）、右廂（二四・九三坪）。

創立年代為道光二十六年，祭祀圈為梧棲街部份，其組織有管理人、爐主、顧廟及信徒，信徒數有五百人。爐主選舉採用擲筭法，於每年十月信徒在廟內神前以擲聖筭多少決定，任期一年，每年十月三日交接，皆是義務職。經費由來，多由在地之蔡姓信徒義捐，其金額每年共約四、五千日圓。不過捐獻對象年齡，一欄記二歲—五十歲，一欄卻是記二十歲—五十歲，其中必有一筆誤，但若真是二歲，但不知此一捐緣錢寄附辦法是否與梧棲俗諺「囝仔普」之說法有關？

例祭日為每年三月三日（為上帝公聖誕日），十月初三（上帝公，按民間另一說法為九月九日），供品多為菓子（糕餅），而信徒祈願及信仰內容為：航海業者祈求航海平安，病者祈求平癒，一般人則祈求冥福。至於前文已提到的參詣者多演劇酬神，一年達百回以上，近年來有衰退之象，黃海泉〈梧棲風土記〉，記此事，可供補充佐證：「三月初三日上帝生，廟前開演南管新老戲，及唐山布袋戲，極具喜怒哀樂情節，其藝術大異，令人看之不厭，此戲皆已絕跡。」並記「左都之雅趣，由對岸廈門泉州傳來南樂兩種，天子文生，御前清曲，時常聞唐山船員集團合奏，後并有請莊瑞協先生指導南樂，館名玉簫軒。頂寮新錦華半南樂（九甲子），萬興宮之室仔曾設館鈞樂軒，北館一團，其後有楊子培街長與街紳士雅趣者二十餘人，組織天籟社，聘許嘉鼎教導京曲，老少同樂，頗有所趣，余亦來往聽之。」（註五十三），而梧棲永安里一帶，昔年因曾設有南管之曲館大班，故有「大班」之舊地名俗稱，凡此皆可見梧棲鎮昔年之藝文戲曲之活動與雅趣，至今父老猶有「拼館」之軼事津津樂談。

此時真武宮奉祀之神明有：主神玄天上帝，塑像有三，木像三尊。配祀諸神明有：武安王（塑像二尊）、大使公（塑像一尊）、元帥爺（塑像二尊）、田相公（木像一尊）、六大巡爺（紙像一尊）。從祀神有：水仙王（塑像一尊）、馬少爺（塑像一尊）、土地公（塑像一尊）、註生娘娘（塑像一尊）、夫人媽（木像一尊）、觀音（木像一尊）、王爺（木像三尊、塑像九尊）。《寺廟台帳》亦續記：

主神為玄天上帝，是道光二十六年有水郊名蔡金權者，為祈求航海平安及商業繁昌，募捐五千元興建，其後有改築施工。

武安王乃領台後從對岸某詩人處請來，為航海業奉祀。

大使公為中國稱「許都」地方者請來，為航海協力者奉祀。

六大巡爺乃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從中國泉州石獅城隍廟分香

請來紙像，是水郊在對岸從事商業交易時取得。

諸神之祈願信仰內容為：

水仙王為海上安全及免於水難祈求之。

馬少爺為發生腫瘤者及嬰兒夜泣之事祈求之，特別靈顯。

綜上所引可見古今奉祀諸神明變化不大，日治初期設鸞堂時所奉祀之關聖帝君此時已不見，今之照牆下奉祀之五營兵馬尚未出現，戲曲業所奉祀之田都元帥（田相公，即唐明皇）在光復後亦消失。另主神玄天上帝之塑像據說在日治時期曾重塑造，是一約二十歲年輕小伙子，蒙帝託夢指示從新竹來到梧棲重塑造金身安座。

除此外，有關神明傳奇事蹟採訪二則，茲亦一併附及：

（一）地方耆老口述約在七十年前，日治末期時，當廟方聘請匠師要塑造馬少爺公神像時，正苦於不知如何下手造型時，有一住在陳厝庄（今福德里）的牧童經過，便隨興擺了個執鞭牽牛的模樣，於是泥塑師傅果真照其姿態形塑。該牧童不久隨即病故，民間傳說該牧童羽化成馬少爺公，保護幼童特別靈異。由於該牧童生前最喜歡吃「米粉芋」及「花生糖」，因此鄉民祭拜時，供品一定要準備這兩樣食物，以承其歡，求其靈。

（二）約八十年前，草湳地方出現蛇精附身人體作怪，使地方不寧，狗不吠、雞不啼，瘴癘肆虐、五穀不登，居民痛苦不堪，於是至真武宮求助上帝公平妖除害。上帝公搭乘神轎前往除妖（一說先指示七王爺為先鋒前往收妖），在到達達天宮土地公廟附近民宅時，一時風雨大作，草木皆兵，突見神轎由民宅圍牆的院門衝進，一陣廝殺，院內由吵雜歸於平靜。據說蛇精敗去，不再入庄行害。事平神轎要退出宅門時，竟發現宅門寬度比神轎還窄，則當初如何進入，眾人大惑不解，最後只有由圍牆上方抬出收兵，眾信至今引為神蹟，嘖嘖稱奇。（註五十四）

日治時期之真武宮未聞也未見有所改築修建，只有在昭和十年（乙亥年，一九三五年）發生中部大地震時（亦稱墩仔腳大地震、清水大地震）震源為大安溪中流，台中州之東勢、豐原、大甲各郡釀成巨災，合新竹、台中兩州統計，死亡三千兩百七十九人，傷一萬一千九百七十五人，房屋倒壞，財物損失不計其數。梧棲街上建物約有六成全毀，而真武宮倖免於難，僅有部分建體傾斜，災後委請興建梧棲港口的某位鹿港技師前來協助，加以扶正修復。關於此次地震梧棲受災情形，黃海泉〈梧棲風土記〉亦有提及，在地人之記載最稱真實，有切膚之痛：（註五十五）

昭和乙亥三月十九日早晨中部大地災，屯子腳壓死最多，清水震死亦多，約百餘人，梧棲死者五六人，對面楊家高樓受壓五人，左鄰現死三人，右鄰急掘，兩人還生，其後餘震頻來，令人膽寒。故街民臨時外宿，搭寮於外。余與從兄兩家築審牆外花園中，約月餘，始可安心入室安枕。全街住家遭壞甚巨。因此乘機市容改觀，



亦開有新道路。余家人均平安，但家屋壁牆崎斜，全部改建，連市店面一新。而朝元宮亦遭震壞，幸神如立時，草創以避風雨，逢日政正廳改善廢止家庭祀神，廟寺廢修二十餘年，至光復後，余發起倡修新廟，後殿本是街役場改建，乃觀音殿，繼組佛教團團員三、四十人。民國六十一年農曆十一月初十日，與沙鹿天公廟全時舉行慶成清醮，梧棲推為諸神壇在下寮里，裝飾電動人物，電光五色，結戲台敬果分里別在是，慶典非常熱鬧，後三年再舉圓通，醮尾亦屬隆重祭典。

### 參、光復以來

以上大致為日治時期真武宮概略，日治末期日府推動寺廟整理運動，迫於政治情勢，真武宮即使想修建，事實上也不可能。直到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光復以來，才有機會數度增修改建。

先是，日治末期，總督府鑒於梧棲西瀕台灣海峽，與對岸廈門相望，有利於作為西進之據點，復背擁中部廣闊富庶腹地及大甲溪流域豐沛水力資源，具備工業化條件，遂有開港計畫。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總督府發佈築港計畫，翌年新港定名為「新高港」，並舉行開工典禮。越年合併大甲、清水、沙鹿、龍井四鄉鎮，稱「新高市」，並訂定「新高港大工業都市計劃」，著手進行臨時鐵、公路專線等築港相關工程。後因戰事影響，遂於昭和十九年八月受阻停工。（註五十六）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國府接收之後，梧棲與對岸貿易又告復甦，日趨頻繁。在民國三十四年到三十八年間在梧棲開業之船頭行迅即出現有四十餘家，透過機帆船，梧棲港與大陸之福州、廈門、泉州、崇武、湄州島、莆田、汕頭等地進行貿易通航，時每日進出船舶多達百餘艘，行棧再興，市況殷賑。為方便資金之借貸流通，台灣銀行與彰化銀行迅在梧棲設立分行，攤販雲集騎樓，茶室、酒店、旅舍，應運而生，而梧棲第一家戲院也在此時開幕，可以想像其時風光繁華，（註五十七）黃海泉在〈梧棲沿革誌〉也回憶道：「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八月十五日（農曆七月初八日），台灣光復歸祖國懷抱之後，省民無不歡欣重見天日，而各保及縣名一切改稱，乃以新高港易名台中港。自茲船舶復趨頻繁，港中帆檣如林，多至百三十餘艘，百貨雲集，市況茂盛，行棧如雨後春筍，竟至三十餘家，商旅往來亦盛極一時，遂設有台灣銀行、彰化銀行兩分行。及至乙丑歲，我政府移遷來台，海防綦嚴，港口予以封鎖，自此舟船復禁止出入，因之商場立見衰頹，商店亦多收閉，至於港口政府雖未莫繼續興築，然國難未消，終難完成，殊感遺憾。」正是好景不常，迅興速落，梧棲風光只維持了四年。

雖是地運常變，歲月無情，但此風光四年，究竟為梧棲累積了一筆財富，藏富於民，此下遂有真武宮數次的修建。民國四十二年癸巳（一九五三年），真武宮歷

年既久，遂有重修之役，此次重修為鎮長楊忠言發起，始於年初，至六月安金完工，建體主要在四垂亭（拜亭），今梁籤、柱聯之落款猶在，可以為證。

民國五十三年甲辰山門應有一小型修繕，今存龍柱聯可證。

六十三年甲寅續有重修，將部分遭白蟻蛀蝕梁柱截除下半部之柱珠，改以洗石子和磨石子作法補強，始於歲頭，竣於十月，今留有「權握天樞」匾及諸柱聯，可資佐證。

六十五年丙辰組重修委員會，有蔣水金、陳王碧霞、蔡周蔭、施蔡不治、蔡金山、紀添水、蔡振鵬、蔡再傳、謝夏吟、陳森雄等諸委員善信，展開一連串小型修繕工程，主要為髹漆彩繪與建置金亭，亦留有大量之神桌、柱聯、匾額、香爐、彩繪、石獅等等落款可供引證。不過廟方提供資料謂此彩繪曾聘名匠陳穎派前來施作，作品有山門之「棄子扶侄」、「鄭家詩婢」、「蕭何月下追韓信」等，但經查原作，落款者或題「丙辰年瓜月重修蔡天送髹漆」或「丙辰年瓜月以寫」，或「丙辰年季夏之月以作」等等。並未見到陳穎派名字，據說此「以寫」或「以作」即陳穎派習慣題字，此說待進一步查證。

六十六年丁巳，廟前之民宅據說與廟門相對沖煞，人宅平安，廟方為安撫民情，乃在廟前興建照壁乙座，於農曆五月落成，捐獻者有黃海泉、林雲、黃佩瓊、黃佩珊、黃菊芬五人，有可能於此時在照壁下安置五營兵馬陪祀。同年元月施萬來、黃氏福川堂敬獻置放籤詩箱櫃乙座，另真武宮猶存有道光年木刻籤詩板兩塊，亦為重要鎮廟之寶。

七十一年壬戌春再施彩繪，聘阿炎師繪山門之「風塵三俠」圖，與李錫民繪正殿之「轅門射戟」、「姜伯約歸降孔明」圖及龍虎堵上面水車堵位置之彩繪，題詞分別為「春風吹來堪顧影／文禽五彩見秋毫／壬戌年季春重修李作」、「沙白棲眠隱／蘆青得食饒／壬戌年季春重修李作」，文字不俗，寄託遙深。

七十二年癸亥以 R.C 建材重建右廂房，作為辦公處所，但古意全失。

八十九年庚辰十月曾贊助台中縣運動會選手之夜經費。同年因九二一大地震之影響導致屋頂嚴重漏水，遂有改建之議，消息傳出後受到各界關注，在王立任等地方文史工作者之努力溝通協調下，終於得到廟方與信眾之同意，遂向台中縣政府提出指定為古蹟之申請，縣府文化局依法勘查審核，終於通過評定為縣定古蹟，在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正式公告，成為梧棲鎮與全台中縣的第一座寺廟古蹟，再添光輝歷史之一頁。而真武宮在民國六十、七十年代數次的修建，正反映此時台灣經濟起飛，社會繁榮的一面。

## 肆、文物資料

對於一座擁有百年歷史的古廟而言，文物最能訴說它的歷史，真武宮的文物有匾額、香爐等，還有不同年代的人為楹、柱題上柱聯，這些在歷史研究上均是相當值得重視的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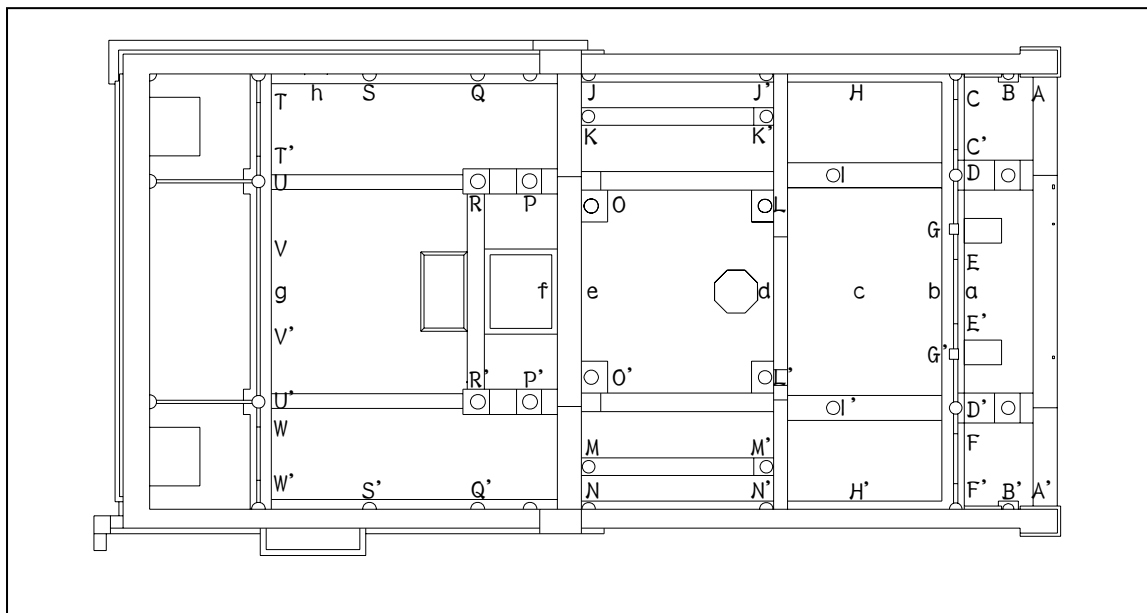


圖 2-1 柱聯位置圖

表 2-1 真武宮柱聯表

位置	內容	年代	設立人	備註
A	武勳永著			
A'	帝蹟長留		柯賜財敬獻	
B	真經宣教化德澤恩 施霑萬世			
B'	武略壯威儀功成道 就護三台			
C	真理在玄機劍伏群 魔除浩劫			
C'	武功彰今古超仙佛 以濟生靈			
D	真道宏施海滋山陬 民山有賴			
D'	武恩遠被漁豐道稔 帝德無邊			

續表 2-1

位置	內容	年代	設立人	備註
E	真宰奠乾坤調龜蛇 而歸法界			
E'	武恩於世俗德加眾 庶挽頽風			
F	真靈坐鎮玄天神威 安杜稷			
F'	武廟分基海島帝德 靖妖魔			
G	真誠□天悲當日□ □洗腸而成聖			
G'	武威玄極□此日披 髮杖□以驅			
H	真陰合離照上應星 辰位尊北極	民國甲寅歲小陽 月之十日		
H'	武德協乾剛遙瞻靈 蹟蛻化當山		台中金永豐行陳康 敬獻	
I	真氣常存水火咸孚 占既濟	中華民國六十三 年季春穀旦		
I'	武威顯著天人交感 頌之功		新天地餐廳歐有財 敬獻	
J	真道伏龜蛇廟宇□ 峨揚寶島			
J'	武威除鬼怪神功浩 蕩鎮鰲津			
K	真宰分身自昔神靈 垂宇宙			
K'	武當顯蹟至今廟貌 遍寰區			
L	真氣千古長存是謂 真能武	民國癸巳季春夏 穀旦		
L'	武功萬年不滅乃見 武之真		信女佩華 佩珊 佩 瓊 菊芬同獻	黃海泉敬書

續表 2-1

位置	內容	年代	設立人	備註
M	真境幻綠玄奧參來成佛果			
M'	武功文德天機獨贊庇人間			
N	真性本無虧人說化形分玉			
N'	武功原可紀眾因顯蹟塑金身		台中市化安里信士 陳鶴蒼敬獻	蔡成吉敬書
O	真訣得自彼蒼奔世英名稱上帝	民國四十二年六月	重修安金林煙清敬獻	
O'	武烈在乎保亦熙朝徽號錫玄天		梧棲鎮長楊忠言敬獻	黃海泉敬書
P	真訣辟妖氛神靈其羌		梧棲鎮長陳老石	
P'	武功聒大道聖儉於昭		信女陳碧霞敬獻	
Q	真形颯爽靈可黑幟殿中飄日月	中華民國甲寅年 季春二月穀旦		
Q'	武衛森嚴擁護青雲足下鎮龜蛇		本鎮下寮里信士林 明興敬獻	蔡成吉敬書
R	真理昭昭總攝靈源歸靜穆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穀	信女王如庚 士	
R'	武功赫赫還將生氣塞盈天		靜雲敬獻	
S	真訣靖妖氛大德彌綸光宇宙			
S'	武功資正氣神靈赫濯奠乾坤		蔡鑾潢敬獻并書	
T	觀透摩衷消盡生民多危難			
T'	音起梵境永存我佛大慈悲			



續表 2-1

位置	內容	年代	設立人	備註
U	具十全真隻鶴雲間 成道去			
U'	止戈爲武靈龜座下 聽經來			
V	上天難欺虔恭爾位			
V'	帝心簡在淑慎其身			
W	註定前因果抱個兒 孩送汝			
W'	生存後世緣留些蔭 □予他			

表 2-2 真武宮匾額

位置	內容	年代	設立人	備註
a	真武宮			
b	永鎮玄闕	民國庚申年		
c	威昭瀛嶼	同治元年陸月		
d	北極樞機	大正癸亥年		
e	慈世文琴			
f	應天佑民	民國丁巳年		
g	權握天樞			
h	澤庇群黎	次甲申年		

#### 第四節 小節

結語不擬將本章之考鏡源流，發覆抉微的發現，重覆作一述要，只想針對一些學者及廟方對本廟歷史之誤解處，輕忽處再次強調：

一、真武宮創建歷史可追溯到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道光年間是梧棲港歷經乾隆、嘉慶兩朝開拓階段，而達到最繁華最興盛的年代，不獨真武宮，其他如萬興宮、達尊宮、土地宮，有應廟等等老廟，也都是在道光年間創建。此時之梧棲舟車輻輳、郊商雲集，帆檣如林、商旅往來，貨物如山、貿易發達，盛極一時，出現了「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梧棲」之俚語，也象徵台灣中部地區的開發已完成，步入高峰，成為台灣重要生產中心之一。

二、真武宮所在位置應即是昔年安良港口附近，該廟與朝元宮必有一廟為當年梧棲水郊金萬順之會所

三、真武宮主神是直接從湖北省武當山分香而來，而其建築風格則是仿自原鄉福建省泉州府晉江南門外二十一都蓮塘鄉之上帝廟。創建真武宮者為水郊郊商：蔡大聘、蔡虎班、蔡金鈔、蔡金輟、蔡金權、蔡牲等六人，並無「蔡水杯」其人。

四、真武宮有鎮廟三寶，一是道光年間的木刻籤詩版兩塊，一是有關同治初年戴潮春亂事的「威昭瀛嶼」匾，一是日治初期有關設鸞堂，扶乩降筆治吸煙戒毒癮的「慈世文琴」匾，此匾的印章篆刻精美更是一絕，有明代官章風格。

五、戴案發生時，王楨不是其時的彰化知縣，「候補知縣」云云，只是他的虛銜資格，不是他的官職實銜。

總之，透過梧棲真武宮之歷史研究，印證了台灣民間信仰的歷史與台灣移民史、開發史是同步發展，平行前進的，不僅帶有移民社會的腳步烙印紀錄，同時也含有原鄉母體文化的影響。總的來說，真武宮的歷史研究，突顯出幾方面的意義與特色：

（一）有關商人參與民俗信仰活動的記載，在乾隆末年以後，在全台廟宇的修建碑文紀錄中大量出現，尤其是在市鎮、港口等商業發達的地區，商人更具有主導地位。

（二）台灣寺廟的創建興修，在城鄉的富戶或捐金錢或獻田園，以供收租祭祀；商人的捐助則以金錢為主，並且數目較大。

（三）台灣商人的信仰神明，與其商業活動具有較高的關連性，由於行郊、通商貿易，主要靠舟楫帆船，海上航行的安全備受重視，因此職司海神的玄天上帝、媽祖、水仙尊王等成為他們主要的信仰神明，梧棲真武宮與朝元宮創建背景均是如此，更說明了鄉土神明等原籍地域色彩較明顯的神明，在台灣商人所捐建的寺廟，所參與的信仰活動中並不居於重要地位，與以農業為主的村落居民信仰比較起來，呈現出相對的落差。也即是說，商人階層所參與的宗教信仰活動，相對而言，大都是地域色彩較淡薄的神明（或可說是超地域的神明），且多是與商業利益有關的神明。（註五十八）

此外，真武宮的建築風貌獨特，一方面低矮，反映沿海多風地區的風格形式，二方面猶存道光年間二進的工字殿風格形式，三方面因面積不大，擴增不易，不因香火旺盛，動輒改建，成為梧棲老街上少數仍保留傳統風貌的古廟，彌足珍貴。

## 《第二章註釋》

註一：文中所引諸條資料均引據呂宗力、樂保群編《中華民國諸神》（台北，台灣學生書局，一九九一年十月出版），乙編〈玄武〉，頁 73~95，另參看劉逸生《神魔國探奇》（台北，遠流出版社，1989 年 6 月出版），〈由怪爬蟲變成的北帝〉，頁 11~22。

註二：同註一。

註三：同註一。

註四：范勝雄《府城的寺廟信仰》（臺南市政府印行，1995 年 6 月出版），府城神佛聖歷〈玄天上帝〉，頁 28。

註五：蔡相輝《臺灣的祠祀與宗教》（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 年 9 月第一版），第二篇第三節〈真武玄天上帝〉，頁 107。

註六：詳見陳器文《玄武神話－傳說與信仰》一書，（高雄，麗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9 月初版。

註七：詳見溫國良編譯《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之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八十八年六月），頁 309。

註八：《寺廟台帳》之影本為王立任先生所提供。再，此次真武宮調查工作及諸多資料得王先生大力協助，特此說明，謹申謝忱。

註九：溫國良前引書，頁 308~309。

註十：參見 1、天岩旭等《中部築港と台中州》（台中州，中部築港起工祝賀會，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頁 1。

2、陳翠黛譯《梧棲鄉土讀本》（原昭和七年梧棲公學校印行，台中，台中縣梧棲鎮公所，2002 年三版），頁 35。

3、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北市，武陵出版公司，2001 年 6 月三版六刷）頁 152~153。

註十一：有關清代台灣港口的發展與變遷，可參考林玉茹大著《清代台灣港口的空間結構》（北縣，知書房出版社，1996 年 12 月初版）。

註十二：姚瑩〈答李信齋論台灣治事書〉，《東槎紀略》（台銀文叢第 7 種），頁 111。

註十三：唐贊袞《台陽見聞錄》（台銀文叢第 30 種），頁 5。

註十四：周璽《彰化縣志》，（台銀文叢第 156 種），頁 2、3、16。

註十五：《台灣府輿圖纂要》，（台銀文叢第 181 種），頁 208~209。

註十六：黃海泉〈梧棲沿革誌〉手稿本，收於董倫岳編撰《梧棲古文書史料專

輯》(台中，台中縣梧棲鎮公所，2000 年)，頁 65~69。

註十七：同註十六。

註十八：同註十六。

註十九：同註十六。

註二十：例如王立任等《走進真武宮》，(台中，台中縣梧棲鎮藝術文化協會，2001 年 11 月出版)，頁 6，即是如此說法。

註二十一：參見張志哲主編《道教文化辭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 6 月一版)，《武當山》條，頁 1092。

註二十二：黃海泉〈梧棲風土記〉，收於董倫岳前引書，頁 58-65。

註二十三：王立任《走進真武宮》，頁 3~4。

註二十四：鄭喜夫《台灣地理及歷史》卷九〈官師志〉(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 69 年 8 月)，第三冊「文武 職列傳」，丁曰健傳，頁 90~91。並見連橫《台灣通史》卷 33。

註二十五：丁曰健《治台必告錄》(台銀文叢第 17 種)，第四冊卷七〈親赴彰化內山督軍剿滅全股踞逆摺〉「隨摺保獎清單」，頁 485~486。

註二十六：林豪《東瀛紀事》(台銀文叢第 8 種)，〈東瀛紀事例言〉，頁 5。

註二十七：林豪前引書，頁 18。

註二十八：林豪前引書，頁 14、16。

註二十九：同註二十七。

註三十：吳德功《戴施兩案紀略》(台銀文叢第 47 種)，頁 35。

註三十一：丁曰健前引書，〈由省對渡添調丁勇迅籌剿辦摺〉，頁 426~427。

註三十二：丁曰健前引書，〈彰境開仗連日大捷並南路各營獲勝摺〉，頁 429。

註三十三：同前註，頁 430~433。

註三十四：丁曰健前引書，〈全師克復彰化暨貓霧地方並各要隘摺〉，頁 440~443。

註三十五：詳見黃能馥等《中國服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 9 月一版)，第十章〈清代的服飾文化〉，頁 534~535。

註三十六：丁曰健前引書，〈親赴彰化內山督軍剿滅全股踞逆摺〉，頁 478~490。

註三十七：吳德功前引書，頁 53。

註三十八：丁曰健前引書，〈乘勝嚴督各軍分路搜拏並查辦善後事宜暨凱旋安

籌防海情形摺》，頁 491~494。

註三十九：分見吳德功前引書，頁 56。與林豪前引書，頁 51。

註四十：同註二十六。

註四十一：林豪前引書，〈自序〉，頁 1。

註四十二：王立任《走進真武宮》，頁 50。亦見同作者《歷史建築大庄浩天宮調查研究計畫》（台中，梧棲鎮藝術文化協會，民國 91 年 10 月），頁 146~147。

註四十三：詳見戴寶村編《台中港開發史》（台中，台中縣文化中心，民國 76 年 5 月），頁 43、48~54。

註四十四：戴寶村前引書，頁 54~55。

註四十五：黃海泉，〈梧棲風土記〉，頁 60~61。

註四十六：同上註。

註四十七：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出版單位同上，民國三十五年），頁 1374。

註四十八：詳見王世慶，〈日據初期台灣降筆會與戒烟運動〉，《台灣文獻》，37 卷 4 期，頁 111~112。

註四十九：林文龍，〈清代台灣鸞務史略〉及〈台灣最早的鸞堂小考〉，收於氏著《台灣史蹟叢論》上冊〈信仰篇〉（台中，國彰出版社，1987 年 9 月），頁 283~291。

註五十：詳見王世慶前引文。

註五十一：詳見王世慶前引文，頁 131~132。

註五十二：見王錦賜編纂，新修《梧棲鎮志・人物篇》（未刊稿）第二章〈昔人典範〉，頁 3。

註五十三：黃海泉前引文，頁 59~60、62。

註五十四：筆者實地採訪，亦見王立任《走進真武宮》，頁 52~53。

註五十五：黃海泉前引文，頁 62~63。

註五十六：洪敏麟《五汊港鄉土文化》（台中縣梧棲鎮農會，民國 83 年 4 月），頁 18~19。並見戴寶村前引書，頁 58~60。

註五十七：詳見王立任編《梧棲鎮文化採集成果專輯》，（台中縣梧棲鎮農會，民國 77 年），頁 18~20。

註五十八：有關台灣商人信仰的論述，可參考陳小沖《台灣民間信仰》，（廈門鸞江出版社，1993 年 12 月），頁 16~20。